

上



海上花 列傳

「清」韓邦庆·著

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

岳麓書社

双色图文

上



海上花 列傳

〔清〕韓邦庆・著

古典通俗小說圖文系列



双色图文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花列传:双色图文本/(清)韩邦庆著. —长沙:

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54—5

I. 海... II. 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798 号

海上花列传图文本

作 者:(清)韩邦庆

责任编辑:曾德明 朱树人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8 毫米 1/32

印张:16.125

字数:5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7—80665—654—5/I·736

定价: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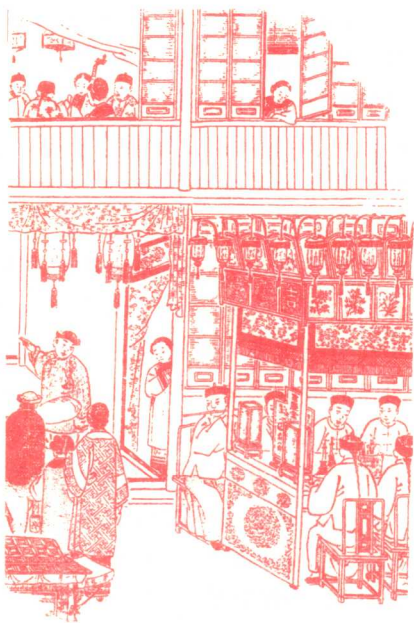
承印: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青园路 4 号

邮编:410004 电话:0731—558367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说明



我国文学史上,自元代以后,白话通俗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异军突起。由于其方便贴切地演义历史风云,描摹人情世态,歌颂传奇英雄的内容,很快得到了各阶层中有阅读能力人士的认同,从而有了迅速的发展。

根据读者群的需求,白话通俗小说的插图也很快成为与文字配合紧密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者往往以“全图”、“绣像”的名义昭示该版本的特色来吸引读者。所谓“全图”,是指以画面描绘各回故事情节;所谓“绣像”,则是指单独绘出书中人物的图像。它们均以线条勾勒,且描绘精细。这些插图具有独特的画风,跟西洋版画和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品格与精神完全不同。在后来的排印本中,由于制版等方面的原因,大量插图往往被出版者舍弃不用,这是很可惜的。

我社为继承发扬中国白话通俗小说图文并茂的出版传统,继出版“四大名著图文本”之后,现在又推出“古典通俗小说图文系列”,将若干种具有广泛读者群的古代白话通俗小说的原版“全图”、“绣像”,选取其精美之作,运用新的电脑排版手段和套色印刷技术,移植到新版印本中,冀望以此增强读者的阅读兴味和审美愉悦。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创作于晚清的长篇方言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列入“清之狭邪小说”之属。全书六十四回,通过描写上海妓院的场景,以及出入妓院诸多人物的众生相,折射出当时官场、商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全书的情节叙述用普通话,人物对白却是用的吴方言,从而把人物的神情相貌展示得活灵活现,这种把吴方言引入小说领域的表现手法,当是本书作者首创。然而这种表现手法又给吴方言区以外的读者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阅读困难。为此,我们在全书之末附上了胡适、刘半农和汪原放三位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海上花列传》所作的文字,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参考。胡适、刘半农先生的文章着重于小说作者的考证和作品的艺术分析,汪原放先生的《校读后记》,则专门对书中的吴方言疑难语词做了简释,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我们这次出版的图文本《海上花列传》,文字采用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初刊本为底本校点整理,参校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只正讹误,不作删节。插图一百二十八幅,则全部采自石印初刊本。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自序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花也怜依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訕谤诙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閤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花也怜依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例 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𠵿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若𠵿音眼，𠵿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馀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闪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闪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编者按：指第十九回和第二十回）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了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自序

001

例言

002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001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008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015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022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029

第六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036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043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050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057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064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071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078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085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092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099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揭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106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113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温	120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决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127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134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41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48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55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62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169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176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媚烧炙手	184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191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199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07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赔笑臭味差池	214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222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229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236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243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251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259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266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隙噉渔艇斗湖塘	273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280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288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淑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296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304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征贫黠挟制价千金	312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320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327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335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343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350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357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364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372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379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笞整纲常	386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彷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394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胥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402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409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416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424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431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439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447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455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462
跋			470
附录			
一、《海上花列传》序(胡适)			471
二、读《海上花列传》(刘半农)			485
三、校读后记(汪原放)			496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之为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

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离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躕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蛱蝶、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

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来。

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蹶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碗！”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

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喏。”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

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啲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棧。无姆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

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朴斋道：“为

赵樵斋
瓜街访舅



仔无姆说，人未一年大一年哉，来噪屋里做啥哩？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说：“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干仔住来噪客栈里，无拨照应晚。”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噪。”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

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馆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哩？”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馆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晚。”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

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

洪善 聚 秀 堂 媒 做



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姆，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

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姆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信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信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

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哩。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噪陆里？”荔甫道：“就来噪宏寿书坊里楼浪，阿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哩。”

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信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无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信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姆。

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姆问：“陆里一位噢？”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姆眯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的，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